

第六場 有人上階梯

舞台中央，有一個簡易的靈堂，逝者照片上是一名年輕的男子
幾名穿著黑衣的人來來去去，有些人折著蓮花，有些人在誦經，有些人撐著黑色的傘來回踱步，但都看不清楚他們的臉龐，其中一名撐著黑傘的女人，放下了傘，將其優雅地收在邊側，那是津津，她身著黑色洋裝，捻了香，在照片前念念有詞

剃了顆平頭的Lee，忽然湧現在黑衣人群中
他也捻了香，默默地站在津津旁邊
津津發現他，看了他一眼，繼續口中的念詞，不久，抽噎起來
Lee摸了摸她的頭

Lee：沒事了

津津：我以為你不會來

Lee：都那麼久了，我不會幼稚成那樣

兩人一起在靈堂前上香

津津：有件事想跟你說

Lee：在這裡嗎？小莊面前？

津津搖搖頭

津津：我在門口等你

Lee點點頭，在黑衣人之間穿梭、與少數人寒暄

津津則坐在門口的椅子上，不久後，Lee走上前

Lee：還好嗎？

津津：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先不要打斷我，我只能一口氣講

Lee：好

津津：我懷孕了

Lee：他的？

津津：不是，你先不要打斷我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但我跟小莊其實已經分開很久了，今天單純是以朋友的身份來的，你是第一個知道我懷孕的人，你不要問我爸爸是誰，說真的，不重要，我也不想再提，我上禮拜才發現這件事，原本打算就自己默默讓它過去...

Lee：讓它過去？你意思是...

津津：拜託你先讓我講...

Lee皺起眉頭，無奈地點點頭

津津：原本我打算，對，就像你講的那樣，我真的太慌張了，我還那麼年輕，我還有很多事情想做，對方也不是什麼我想一起走下去的人，就是連跟你提起他我都懶的那種人，我原本打算，就這樣過去，看是怎麼能夠...把這件事...（指著肚子）處理過去...或是...對，你知道我就不想再講，可是，剛剛一看到你出現，我覺得好像不能這樣，我覺得好像，該做些別的什麼...但你不要問我是什麼，我都還沒想...小莊死掉、懷孕、再遇到你...沒有一件事情是我掌控之內的，沒有一件事情，我知道該怎麼面對的，但是，但是今天看到你，我說真的，雖然...雖然這樣好像對小莊很不敬，在他的葬禮上說快樂，但是我今天看到你，我真的覺得好開心、好快樂，甚至覺得好簡單，我...覺得很懷念，很安心...發現你是我唯一可以說出這秘密的人...

Lee嘆了一口深深的氣，暫時沒有回答

津津：你也不用緊張，我不是要你負責，不是你、根本跟你沒關係，我只是，單純想跟你說而已

Lee：好辛苦...

津津：嗯？

Lee：覺得這一切很辛苦，你很辛苦，我也很辛苦，肚子裡的寶寶...也很辛苦

津津：你一定要這樣說嗎？

Lee：我不是在...我只是講最誠實的感覺...

津津：唉，你為什麼...總是要這樣...

津津邊說邊把臉深埋進自己的手裡，像一隻蜷曲乾涸的蟲

Lee在一旁，動也不動，兩眼望向遠方

兩人沈默良久

旁邊的黑衣人們依舊來來去去

津津：我們...聊點別的，好不好，拜託...可以讓我好過點的

Lee：寶寶的事呢？

津津：沒關係，再說吧，現在先這樣吧

Lee：對不起

津津：你不要亂對不起，你真的很喜歡這樣，這樣其實很狡猾、很不負責任的

Lee：...恩，我知道，但是，唉...

津津：你能不能，就一次也好，單純地告訴我你在想什麼

Lee：我...我今天其實，不單是為了小莊來的，我也說了很不敬的話，但我真的抱著一點希望，會再遇到你，應該說，這幾年不見，我覺得我都只是在做準備而已，準備會再遇到你，準備再遇到你時，怎麼樣能夠不再落荒而逃...我已經敢再去想像你，敢再遇到你，我其實對自己已經有些信心了，我知道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，用憤怒包裝我的不知所措了...但我也沒有想要再怎麼樣，聽到你說的事情，我又開始覺得很混亂，我又...開始有些遐想，有些憧憬，可是你知道，過去幾年，只要我一有這種想法，我們之間就會...我就會沒辦法待下去，今天在這裡、跟你這樣在一起，我腦袋裡反覆想著一句話，那好像是我們兩個人的註解，或該說是詛咒，就是以前，你房間裡貼的那句夏宇的詩...

Lee跟津津（同時說）：是不是我們曾經一起死過

津津：有人上階梯

津津邊說，邊緩慢地離開

投影幕上出現此詩句

Lee：有人下階梯

Lee坐在椅子上，望向投影幕

Lee：都知道從此以後要去那裡

眾人紛紛離去，獨留Lee一人坐在椅子上

Lee：只有我不知道該去哪裡，只有我被留下來。津津，如果你伸出一隻「救救我」的手，
我不知道該怎麼救你。但如果你伸出一隻「陪我一起死」的手，我會牢牢地牽住你